

一

說錄十四卷

畢

王西莊先生蛾術編未刻本

道光間吳江沈氏所刻係述青霞如進士剛本為諸名人所

識今已不復刷印矣

蛾術編卷一

說錄一

五經先後次叙

五經先後次叙於史記儒林傳則首詩次書次禮次易次春秋至漢藝文志則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樂次春秋次論語次孝經次小學與史記次叙不同以意推之漢志遠勝於史記蓋漢志全依劉歆七略歆首列六藝略故班氏因之其次叙當亦依歆也司馬子長當漢武帝時雖儒學之興已百年而條理猶未緒正故子長隨優編列未遑詳審至陳農求書書益完備劉向校書書

東吳王鳴盛說



乃整比歆萃父業自然條理較史記為精漢志成帝時
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篇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
指意錄而奏之向萃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
率父業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
籍班志即七略要亦本之向也志中每條家數篇數下
或注外某篇出某師古曰凡言入者謂此同故以時代言
七略之入班氏新入之其言出者與此同故以時代言
之易始伏羲書始堯舜詩始商禮樂定於周公春秋作
於孔子先後本秩然以義理言之易究陰陽書道政事
詩理性情禮樂以象治功之成春秋以立褒貶之法先
後亦不紊也至其總論以樂詩禮書春秋分配五常之
仁義禮知信而以易為五經之原此別為一說姑置弗
論下文則又云五經不言六藝此則當以樂并入禮為
一故變六言五斷非除去周易不列五經此亦可以意

述鄭魯校錄本

推又六藝之末提行別為一條總目上文云序六藝為
九種者論語孝經皆記夫子之言宜附於經而其文簡
易可啟童蒙故雖別分兩門其實與文字同為小學杜
詩
小兒學問小學者經之始基故附經也
止論語經典序錄經解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用易居前阮孝
緒七錄亦同此次王儉七志孝經為初

立學

漢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
名太常博士屬焉又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
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
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又諸侯王官如漢朝景帝中五

年省博士官案奉常為博士所屬兼掌秘書然西京居是職者惟叔孫通能定朝儀王臧為申公弟子議建明堂孔臧與從弟安國論古文尚書韋元成世傳魯詩皆能舉其職餘無聞也

儒林傳公孫宏為丞相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

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二千石郡守及諸王相也

二千石

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能通一藝輒

述鄭魯校錄本

罷之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更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又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

漢志田和傳易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儒林傳贊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固羅遺失兼而存之平帝所立旋廢

漢志濟南伏生以書教齊魯聞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

夏侯氏立於學官又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三家詩皆

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

好之未得立歆作七略時尚未立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

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

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

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

上疏曰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太學有石經

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

述鄭學校錄本

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陛下龍飛恢崇道教樂正

雅頌于是乎在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

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今九人以

外猶宜增四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

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孔子作春秋正明

子夏親受正明為之傳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董

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

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是以三傳並行於

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

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如三

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斂戟之鋒于理不可

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共博議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

史漢敘列五經行次多誤皆傳寫鏤刻舛謬

王氏鑿刻史記儒林傳敘首總論一段次提行起列申公云云此魯詩也次提行起列清河王太傅轅固云云此齊詩也次提行起列韓生云云此韓詩也一經之中各家分列不相連綴以僂觀者次提行起列伏生云云此尚書儒也伏生為今文孔安國為古文而連敘之者安國亦受業於伏生故不分列尚差可以上毛氏鳳苞刻同次王氏以索隱解尚書事一段畢下即緊接諸學者多言禮云云不提行毛氏雖空一格亦不提行次王

述鄭公校錄本

氏又緊接自魯商瞿受易云云不提行毛氏雖空一格亦不提行此皆大謬書禮易經異柯得牽連次王氏提行列董仲舒云云一段次又提行列胡毋生云云一段次又提行列瑕丘江生云云一段毛氏則但於胡毋及瑕丘上各空一格不提行

攷漢儒林傳胡毋生傳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師或可與仲舒連綴若瑕丘江生則傳穀梁春秋者何得與上文牽連王刻是毛氏大非惟漢儒林傳每經中一師之學輒提行起必如此方見漢人各守家法之意然發首總叙一段至補文學掌故云句應挂空下文自魯商瞿云云應提行起毛刻緊連接亦非

史儒林漢藝文皆稱六藝而漢儒林又稱六學然藝文雖有樂六家惟樂記是經亦非夫子所定其餘皆後儒所記況樂記戴氏已入禮記而史漢儒林樂經皆無師又論語孝經小學亦皆不列其師可見樂宜附禮小學宜附經皆毋庸別列正名但當言五經要之小學雖僅附經却為經之根本自唐衰下訖明季經學廢墜千餘年無人通經總為小學壞亂無小學自然無經學以上論史漢叙列五經行次多誤大約皆出於傳寫鏤刻之外譌

傳注之注

說文水部注字注云灌也从水主聲之戍切兩漢魏晉

述鄭公校錄本

諸儒釋經曰注曰傳曰箋曰解曰學名稱不一後南北朝唐宋人作疏遂統名為注疏則注可該眾名儀禮首題鄭氏注賈疏云注如水之注劉知幾史通第五傳之義以訓詁為主降及中古名傳曰注傳轉也轉授無窮注流也流通靡絕唐開成石經雖俗謬然如周易王弼注之類未變也明毛氏汲古閣刻四書於論語孟子則皆題曰朱熹集註五經於書經則曰蔡沈集註說文無註字此近鄙別字

自唐石經以前只有五經或九經或十二經

自周漢迄宋元羣書所稱經典繁其名數吾何暇備列歸諸要實則五經而已陽數盛於五故五行五方五時

五星五色五聲五味五臭五事五職五性五倫莫不五者而五經足以配之漢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經記小學及以五經論語爾雅孝經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五經者禮春秋皆兼三即唐人所謂九經而論語孝經爾雅皆小學附於經其實十二經也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譌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于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襍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舊唐書高宗本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此仍以五經言之者穎達

述鄭參校錄本

五經有禮記無周禮儀禮春秋無公羊穀梁迨後賈公彥於永徽末補周禮儀禮二疏公羊仍徐遵明疏穀梁楊士勛疏及至開成石刻或稱五經或稱九經或稱十二經劉禹錫張參新修五經記見英華八百十六唐元制九經字樣晁公武則云石室十二經合孝經論語爾雅是物也班固志藝文序六藝為九種其實則雅言也唐人輯為義疏以試士者仍惟五經故唐六典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此科取人稍峻貞觀以後絕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凡正經有九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為小經通二經者一大

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
並通其孝經論語老子並須兼習凡明經先帖經然後
口試并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為通吏部員外郎職注云
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周禮左氏禮記各四
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為問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
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為通凡明法
試律令取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為通凡明書試說文
字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為通凡明算試九章海島
孫子五曹張工建夏戾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明數
造術辨明術理者為通凡此六科求人之本案大小中
經之制亦見選舉志而百官志又云論語孝經爾雅附
於中經故知唐之大小中經即漢之六藝九種也

述鄭公校錄本

陸德明經典釋文孝經用鄭康成注及元宗御注元澹
作疏至宗而邢昺作論語爾雅疏然亦不過九經而已

易經詩經等名

漢志易經十二篇詩經二十八卷易字詩字下宜逗一
逗不連讀知者如尚書則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
云經二十九卷以此經有壁中所得古文有伏生所傳
今文兩載之故尚書下亦須一逗古文經則冠以古文
字而伏生書且但稱經矣準此則知易字詩字皆提起
字漢人不稱易經詩經也漢傳注與經別行首提易詩
等名下列經者以見經自為經傳注自為傳注也禮類
云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經七十篇七十當作十七其

例亦同惟孝經不可單稱孝宜配經字至汲古閣刻五經則云易經書經詩經

鄭康成云尚書尚字孔子所加宋儒刪去稱書經

毛詩題以經師之氏別於齊魯韓明家法也而宋儒但稱詩于數千年下自以己意叅合各本而定之故不屑承毛氏名若就漢學則詩必系毛

春秋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亦然

前漢諸儒少兼經

前漢諸儒皆專治一經其兼通他經者甚少惟孟卿通禮春秋胡常通左氏穀梁古文尚書徐敖通毛詩古文尚書申公通魯詩兼穀梁春秋瑕丘江公通詩春秋穀

述鄭參校錄本

梁韋賢通詩禮后蒼通詩禮韓嬰通易詩榮廣王孫通詩春秋尹更始通穀梁左氏其兼通五經者惟夏侯始昌董仲舒以上皆見儒林傳至東漢馬融許慎等兼經始盛鄭氏康成尤能會通然范書儒林傳所載亦皆專治一經者兼經仍復寥寥

進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等進五經正義表云臣无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

得失之跡雅頌表興廢之由寔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
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
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
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
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
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
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
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
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仁
化被丹澤政治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圓巢
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秦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

述鄭公校錄本

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无為遊心
經典以為聖教幽顯妙理淡元訓詁紛綸文疏躋駁先
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疑莫祛五日
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
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脩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
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
趙國公臣无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書右僕射
兼太子少師監脩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
僕射兼太子少傅監脩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
行成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監脩國史上護軍菑
縣開國公臣季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脩國史上柱

國河南郡開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脩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宏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頤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大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宏宣德郎守大學博士臣孔志約石內率府長史宏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大學助教臣鄭祖元徵事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大學助教臣周元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元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

述鄭參校錄本

儒等上稟宸旨傍摭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盧氏文昭群書拾補曰此表文苑英華不載見錢孫保求赤影鈔宋本周易注疏之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備錄於此宋人避諱缺筆處今皆改寫正字

論唐人周易疏之謬

孔穎達等周易疏序言王輔嗣注江左諸儒並傳其學

河北學者罕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
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
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
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此段斥各疏之非
而不述其名此下又力辨各疏之非然後接今奉勅刪
定云云則此疏不用舊疏但王輔嗣韓康伯本屬亂道
全是異端南人浮誕尊信之北人篤實不信也學尚南
北不同其說詳後唐初漢易學現存孔北人偏廢漢易
用王韓易其根本已失其疏又何足道穎達知江南各
疏之虛元浮誕豈知王韓本自虛元浮誕用王注而欲
闢以釋溷儒之謬此抱薪救火以湯止沸也且既云刪

述鄭玄校錄本

定則非盡出心裁其下又言去其華取其實則是仍有
取之者今攷其疏中有所引褚氏張氏莊氏周氏何氏
盧氏虞氏殆即得之江南義疏十餘家中然序既但有
貶斥不舉姓名疏內稱氏無名亦略之與他疏異今未
暇詳攷予嘗嘆九經之傳於世義訓之止莫甚於易正
文之止莫甚於書覈而論之書正文已止其半又為偽
本所汨要之二十八篇經存而傳注亦尚可尋俗人不
深悉之易正文無恙而義訓蕩廢僅存者俗儒視為怪
物若怨讐然因俗學深入人心故也則易之阨甚於書
其始皆起於唐疏之棄北用南也
晉書范甯傳云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

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浚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
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
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
之頹網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
夫子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
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
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
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
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
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辨行僻而堅
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

述鄭玄校錄本

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
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
譽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
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
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
皆如此學者觀甯此論則知弼晏乃孔門臯人周易象
皆實象而弼以假象說之竟似莊周寓言豈可立學官
作義疏哉

唐人尚書等疏承襲前人

其唐人尚書等疏則多承襲前人舊疏非出自誤今觀
孔穎達尚書疏序云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

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
寶巢倚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
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
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
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
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
浪於平流震驚聽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
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
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雜為
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
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教考定

述鄭公校錄本

是非為之正義凡二十卷愚謂貶各疏而揚二劉折服
已甚雖仍多不滿然此疏皆襲取之知者舜典鞭作官
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武
成固有敵于我師疏云史官叙事稱我者猶如自漢至
今文章之士論國事皆云我大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
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婦人猶閉於宮此皆隋
儒語也知孔疏多襲取焯炫自運者少所以大隋我大
隋字尚刪未淨其麤疏如此則此疏本於焯炫可知又
毛詩疏序云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鄆鄆毛
氏光價於河間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
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

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刑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凡四十卷愚謂既云詩分為四則魯齊韓毛也乃其下文但舉申培魯詩毛萇毛詩絕不及韓固齊詩韓嬰韓詩貫長卿以下則單承毛詩言之并魯詩亦置不道者其說別見至於論疏家短長推重二劉極其折服正

述鄭公校錄本

與書疏序同而此且直言據以為本則承襲更不待言又穎達禮記疏序云禮記大小二戴共氏分門王鄭兩家同經異注從晉宋逮周隋傳業者江左尤盛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刑理仍據皇氏

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翦其繁蕪撮其機要為之正義凡七十卷此所舉賀循等疏皆為鄭注疏也而其上竝舉王鄭殊牽混觀其竝舉大小戴此疏與大戴無涉而亦舉及則所言各疏與王肅無涉可知諸家皆不評只評皇熊而所承襲者皇多熊少顯然又穎達左傳疏序云杜元凱左氏集解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攷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頤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詞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

述鄭公校錄本

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然此諸疏猶有可觀今奉敕刪定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此其襲劉炫又顯然者蓋穎達所誤惟周易疏自作者多其餘皆取前人

賈公彥周禮疏序全是述周官之緣起大意又有序周禮廢興一篇則述傳此經者家數至其作疏之所以然本之何人皆不及則此疏似是公彥自誤又公彥儀禮疏序云周禮注有多門儀禮注後鄭而已其為章疏則

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愬者隋之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愬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此下於二家各舉其謬者一條而云餘足見矣又云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為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觀其未敢專欲云云則非專取黃李其辨黃一條內又云卷服一篇山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其實各篇內皆有叅各疏處不獨卷服為然要之公彥此疏皆取前人也

若夫公羊傳疏二十八卷穀梁傳疏二十卷毛氏汲古

述鄭公校錄本

閣板皆無作疏人序卷首標題之下疏亦絕不言向來作疏者有何家數今之作疏本於何人明國子監板堦有宋景德時中書省所下刻書牒文亦無作疏人名不知此二疏何所本由今攷之公羊出徐遵明穀梁出楊士勛

舊唐書儒學傳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並堦代名儒經術可紀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詔其子孫錄名奏聞當加引擢太宗所以加恩於諸人者以孔穎達等用其疏也內褚仲都不知可卽是周易疏中褚氏否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隋志者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為所承用者欲攷其書當先求之隋書經籍志蓋隋書亦唐初所修穎達等所見各疏當皆隋代所遺修隋書者自宜采入今取而攷之如尚書則有尚書義疏三十卷蕭登司徒蔡大寶撰尚書百釋三卷尚書義三卷皆梁國子助教巢猗撰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昶撰尚書疏二十卷尚書文外義一卷皆顧彪撰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如毛詩則有毛詩總義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皆梁處士何允撰毛詩義疏二十卷舒瑗撰毛詩述義四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如禮記則有禮記新義疏二十卷

述鄭公校錄本

賀瑒撰禮記義疏四十八卷沈重撰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禮記講疏四十八卷皆皇侃撰如左傳則有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

其穎達所舉而隋志無者劉焯劉炫二人同時名重穎達竝舉之而隋志絕無焯著述不可解者一何允毛詩總義隱義志用小字夾注不入大字而其下有亾字初疑衍亾字然此志之例大約亾者則入注亾字似非衍但穎達既舉而評之則見其書而隋志云亾不可解者二若志賀瑒又有禮論要鈔一百卷似非專說禮記又有庾蔚之禮論鈔二十卷禮答問六卷庾蔚之當即穎

達所云庾蔚而其書亦似非禮記義疏又有崔靈恩三禮義宗則為總說三禮又顯然者予不欲泛列故皆不及至於賈公彥所云黃慶李孟慙則隋志皆無之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各史者

孔賈等自序所舉疏家其見於各史者如尚書疏序則所舉凡六家隋書儒林傳云餘杭顧彪字仲文煬帝時為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又此傳敘首云煬帝即位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又劉焯傳云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以著述為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議竝行於世劉炫

述鄭參校錄本

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又劉炫傳云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少聰敏閉戶讀書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日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於內史省攷定羣言除殿內將軍又與諸儒修定五禮煬帝時盜賊蜂起凍餒而死著尚書述議二十卷行於世愚謂隋經籍志於各疏并顧彪疏皆不稱古文而儒林顧彪傳乃云古文尚書疏則各疏必亦稱古文志略之耳梅賾獻書自稱古文南士浮誕好

信異說闕然羣起而古文之豈知此書乃不古不今者乎又孔穎達推重二劉特甚隋儒林亦然且褒譽劉焯尤過於炫穎達於詩書皆兼評焯炫疏乃隋經籍志全不載焯書呈漏良為可異或者隋儒林焯傳言其著五經述議於炫傳列其各經疏亦名述議則意二劉之書多同故志列炫不及焯然觀穎達評則固各自為書志究宜並列為是又北齊書儒林傳敘首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授李周仁張文敬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留意焉此段學者更宜着眼觀尚書卷首疏云鄭元書

述鄭公校錄本

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

本作棘子下生從闕若據改

亦好此學

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此疏之謬正與北齊書同鄭所增多之汨作九共等真古文也則以為張

霸偽書鄭雖不注增多篇然所注二十九篇亦古文也而南朝及隋唐人且反指為今文止者全止逸者逸在祕府非止也何意秦火所不能止者反止於晉鄭學之孤已甚偽本一出勢不能不以偽奪真直至闕若璩始有的見然亦但可為知者道耳觀北齊書知二劉疏實出費昶穎達疏全取二劉取二劉則費在其中故疏中不復舉費名聞舉顧彪而已若蔡大寶巢猗穎達雖見其書未知采否

如毛詩疏序則所舉凡七家陳書儒林全緩傳云梁太清初轉國子助教專講詩易太建中卒年七十四南史于全緩不言講詩謬甚梁書處士何允傳云師事沛國

述鄭公校錄本

劉瓛受毛詩在齊貴顯高祖踐阼給白衣尚書祿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九允注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集字當為義字之譌北齊書儒林劉九思傳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攷此傳敘首云通毛詩者多出魏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執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二劉蓋指敬和執思也本屬同門其後執思遂事故和耳隋書劉焯傳已詳見前而焯傳又言少與何閒劉炫同受詩于同鄉劉執思由此觀之則在彼時執思實為毛詩大師又隋書劉炫傳云著詩述議四十卷行於世與焯疏名同

而各為一家此穎達藍本若舒瑗劉醜則無攷如禮記疏序則所舉凡十一家晉書第六十八卷賀循傳云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循元帝建武初拜太常疾篤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太興二年卒年六十循少玩篇籍博覽衆書尤精禮傳穎達先言從晉宋逮周隋禮學江左尤盛然後言為義疏者南人則賀循等云云以循冠首則穎達所舉確指此賀循且循本慶普後裔真禮學大宗且本傳載朝廷有大典禮循每建議施行則其生平以禮學名世顯然然傳但稱其學精於禮傳而不

述鄭魯校錄本

云作禮記義疏隋經籍新舊唐經籍藝文皆有循卷服譜卷服要記而無禮記疏要之穎達固親見其書而首舉及之穎達所舉皆南北朝人晉惟循一人為最在前今循禮記疏已亡不可復見然經予一番討論覺雖亡滅猶足發後人思古之幽情試就穎達言繹之循疏固用鄭注為之者斯其所以可惜也梁書儒林賀瑒傳云會稽山陰人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業天監初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為皇太子定禮瑒悉禮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瑒建議多見施行九年疾卒年五十九著禮講疏南史儒林無賀瑒遷入列傳第五十二要之瑒亦必即循之後人或羣從子姓庾蔚之隋經籍志有已

見前又崔靈恩傳云清河武城人少篤學尤精三禮先
先北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制三禮義宗四十
七卷南史略同周書儒林沈重傳云字德厚吳興武康
人博覽羣書尤明詩禮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中
大通四年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
在藩甚嘆異之及即位迎重西上江陵平重留事梁主
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
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修遣宣納上士柳表至梁徵之
仍致書曰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云云保定末重至
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露門博士建德末重以入朝既久表請還梁高祖許

述鄭參校錄本

焉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
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重學業該博為世儒宗多所
撰述咸得指要其行於世者禮記義三十卷梁書儒林
皇侃傳云吳郡人侃師事賀瑒盡通其業明三禮撰禮
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召入壽光殿講禮
記義大同十一年卒年五十八南史略同魏書儒林徐
遵明傳云華陰人年十七師屯留王聰受禮記後詣平
原唐遷居蠶舍讀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遵明講學
于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孝昌末渡河客任城永
安二年為亂兵所害年五十五遵明弟子李業興表請
為遵明贈謚不許北齊書儒林傳叙首云三禮竝出徐

遵明之門徐傳業于李鉉沮偽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
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峙劉畫
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鄒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
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
通者十二三焉北朝名儒遵明推首而三禮尤為大師
觀此可見魏書儒林李業興傳云上黨長子人與高隆
之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武定七年卒年六十六北齊
書儒林李鉉傳云字寶鼎十六從章武劉子猛授禮記
以鄉里無可師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二十三撰三
禮義疏周書儒林熊安生傳云字植之事徐遵明服膺
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于李寶鼎博通五經然專以三

述鄭參校錄本

禮教授齊河清中為國子博士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
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令安生至賓館
與公正言公正嗟服還具言于高祖高祖欽遲之及高
祖入鄴幸其第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詔給安車
駟隨駕入朝至京敕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
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年八十餘致仕卒安生學為儒
宗當時受業擅名於時者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撰
禮記義疏四十卷行於世若侯聰則無攷
如左傳疏序則所舉凡三家陳書儒林沈文阿傳云字
國衛吳興武康人研精章句博采先儒異同自為義疏
治三傳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天嘉

四年卒年六十一南史同多一句云撰春秋義記行於時隋書儒林劉炫傳云著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此即穎達之所據以為本者其攻昧殆即穎達所謂炫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條也若蘇寬則無攷玩穎達序雖見蘇寬之書實未采其一句寬枉費心力書竟不傳姓名幾隨秋叶俱萎反賴穎達數言略存影響自今論之左傳當以服虔為主其次則取賈逵其說詳後今觀穎達云蘇全不体本文唯旁攻賈服炫之攻昧攻也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攻擊也是也寬旁攻賈服攻也者如攷工記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鄭注攻猶治也是也然則左傳各疏蘇寬最佳所可恨者寬

述鄭公校錄本

既好古彼時服注具存何不竟用服注作疏而反作杜疏穎達列寬於文阿後炫前寬必北人疑亦從齊周入隋因杜注盛行牽於時風眾勢不得已姑就杜為疏而隱以扶賈服作此調劑之計穎達既無卓識奉賈服以存古反徇流俗黨杜氏而誣善紕繆斯極如賈公彥儀禮疏序則所舉凡二家黃慶李孟愆則皆無攷

同修疏人

與孔穎達賈公彥共撰正義者馬嘉運趙乾叶蘇德融趙宏智易王德韶李子雲朱長才隨德素王士雄齊威賈普曜朱子奢李善信柳士宣范義顏張權周元達趙

贊谷那律李元植並見孔賈序新唐書志于易多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談于志寧五人于書多刊定一條凡若干人穎達禮記疏亦與公彥共定新舊唐書志別載公彥禮記正義恐卽是今穎達本左傳疏亦與楊士勛共定士勛唐固有其人若公羊疏則必徐遵明

述鄭魯校錄本

蛾術編卷二

東吳王鳴盛說

說錄二

南北學尚不同

南人輕浮淺躁北人沈潛篤實南人虛夸誕妄北人誠樸謙謹故學尚不同西漢三國經師林立南人惟一虞翻色咸韋昭亦可備數而已其餘大儒皆北人也此謂傳注也若夫義疏之體起南北朝而所宗主者南北亦大不同魏書儒林傳敘首言立學置生徒幸太學釋奠講經等典故而末段則略舉諸儒姓名云漢世鄭元竝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元易書詩禮論語孝

經度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此段乃經學中第一緊要關目明明在正史中何以古今從未有人理會到此予為拈出後之學者急須着眼周易當以孟喜虞翻為主鄭康成於此經却未為精詣然鄭易究與孟不甚相遠北學既宗鄭易則孟亦在其中能發揮孟者虞翻為最善翻實南人也要之若無創於北翻亦何能研究乃爾至於北朝崇尚鄭注書詩三禮論語孝經服注左傳何注公羊其擇取允當絕倫并何注公羊疏亦疑徐遵明作信乎經學之在北不在南也魏收此書幾遭廢點者屢矣而至今巋然尚存亦屬斯文有幸史家每詆收輕薄今繹此段竊意收亦篤學特負俗之累為

述鄭公校錄本

衆所憎故加非毀於漢經師中擇取三家非北朝君臣不能定之亦非魏收不能標舉之俾予今日俯仰窺尋覺宣尼遺緒未墜于地誠鴻寶也此段之下又接云王肅易亦開行焉肅當作弼又接云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竝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隋書儒林傳敘首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段通論南北學尚之異挈領提綱亦頗能得其總要然于何休公羊竟不齒及則其標

舉北學已遠不及魏收愚前論公羊疏必係北朝精於
實學篤守師法之人所為若徐遵明是今觀魏收言何
休公羊大行於河北愚說猶信乃作隋書者于此疏竟
夷然然屑置若罔聞無識之甚此疏今猶完好其傳亦
危矣且此段評斷云南得英華北得枝葉大有揚南抑
北之意殊不知王易偽孔書杜左經中之蠹賊也反以
為英華何哉此種議論必出於劉焯劉炫隋書唐人所
修彼時俗學漸熾古學漸微幸而詩則並主于毛氏禮
則同遵于鄭氏四經得以長留天地間并公羊亦未蕩
廢懂而獲免然而十一經中古學已亡其五千數百年
之下撫卷三嘆能不深悲而痛惜之

述鄭魯校錄本

南豈無良儒皆行北學之宗風北亦有漫士實中南人
之蠹毒

北齊書儒林傳敘首云齊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
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
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
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
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
寡前引魏書云王弼易亦聞行焉與此所云師訓蓋寡
正合王弼三國魏志無傳僅於鍾會傳末附綴六句述
其注易及老子而已裴松之注正始十年卒年二十四
無子絕嗣弼北人天生寧馨兒以壞風俗亂名教此則

不論南北弼不過一短命少俊全無事迹位甚卑在當時名亦不甚重正當無傳于此見陳壽裁斷之精周易衆經之弁冕其注若當時人皆尊信雖陳壽亦不敢略之如此弼北人而其學不能行於此但能行於南可見北人亂道亦必須南人附和方能行也從曹魏直至李唐方竟以弼注為主公然盡廢漢經師舊學此真事之奇者裴注采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元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願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

迷鄭參校錄本

大道孫盛乃有此侃侃正論抑何明確鍾會傳論易無互體弼亦擯互體故史家以弼附於會傳繫辭曰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若無互體六十四卦只說六十四事何足以彌綸天地經緯萬端乎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國學之下置之上當有一議字此下載陸澄與王儉書王弼注易元學所宗今若宏儒鄭不可廢云云澄雖未能極口詆黜王弼想彼時江左元風大扇故作其詞然其云元嘉建學之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元事成敗儒元嘉宋文帝年號也延之詩人文人乃攘臂而談經學宜其舛矣澄又云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

竝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此兩節澄之說精
妙絕倫說詳十七史商榷第六十二卷元學者老佛也
弼全用老佛以說易故澄為此言魏書儒林李業興傳
云天平二年使蕭衍衍問曰聞卿善於經義儒元之中
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為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
通釋五典五經也深義元學也行又問易曰太極是有
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元學何敢輒酬北朝人
好古守正如宜乎王易之不能行於北矣

前已引北齊書儒林傳尚書之業徐遵明通之授李周
仁等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諸生略不見孔氏注武平
末劉光伯士元得費昶疏乃留意焉武平北齊後主年

述鄭公校錄本

號齊卽日亡矣鄭所傳正係古文作史者無知反稱為
今文因其不注增多篇只有二十九篇故混稱今文說
文自序云書稱孔氏古文也此真孔非偽孔也偽孔出
皇甫謐北人也實本于王肅予前言北人中南人之蠱
毒是也偽孔但能行于南不能行于北南人立學置博
士歷四百餘年始能流傳到北予前言北人或有亂道
亦必須南人附和方能行也南北朝信史交通北豈不
知南有偽孔良由北人樸實寧使保殘守闕心惡孔書
閃爍假託狡若黎丘之鬼不肯信也

魏書儒林李業興傳云天平四年使蕭衍衍散騎常侍
朱异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園丘非

南郊异曰北間郊工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
興曰然由此觀之南北學尚託諸空言亦見諸行事
北齊書儒林傳叙首云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竝服子
慎所注亦出徐遵明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
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觀此則服
氏在北朝頗盛名家者傳學者頗多魏書儒林徐遵明
傳云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
舊本乃往讀之經數載誤春秋義章三十卷遵明識之
卓而取之精若此梁書儒林崔靈恩傳云清河武城人
先在北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靈恩先習左傳
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

述鄭參校錄本

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又有會稽虞僧誕申杜難
服以荅靈恩世竝行焉南史同靈恩起北雖歸南猶崇
北學若此彼哉僧誕又何責焉周書儒林樂遜傳云河
東猗氏人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
左氏春秋大義大象二年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授
東揚州刺史隋明皇元年卒年八十二遜著左氏春秋
序論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服字誤作成
服左出遵明其傳授之盛若此宜杜之不能行於北矣

劉焯劉炫會通南北漢學正半其罪甚大

學皆北是南非而易書左唐人廢北用南其端皆發於
劉焯劉炫隋書儒林傳叙首云二劉拔萃出類云云已

見前又劉焯傳云少與河間劉炫同受詩於同鄉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鄒慙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云云已見前又劉炫傳云徧直三省縣司責其賦役自陳於吏部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義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云云又史臣論云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蹟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愚合各條觀之凡作史者竭力推奉之語皆二劉大罪案也唐虞以下羣聖迭興直至周衰惟吾夫子為生民未有之

述鄭參校錄本

一人故學無常師自非夫子誰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金聲玉振集其大成而刪定五經乎夫子沒七十子各守其家法歷六國暴秦東西兩漢經生蜩起傳注麻列人專一經經專一師直至漢末有鄭氏康成方兼眾經兼取眾師自非康成誰敢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使學者知所歸乎自有二劉會通南北而漢學遂致亾半其罪甚大

兩漢立學者十四家去取不公明說見十七史商權三十四卷若唐人作九經疏則其去取亦謬推其故皆出於二劉之所為

諸儒姓名孔穎達序與各史異

孔穎達各疏序舉作疏諸儒姓名予據毛鳳苞汲古閣板拈出又從任太學兆麟家秀才汝翰借明北國子監十三經注疏勘對相同予又購得惠徵士棟用宋刻纂圖互注禮記本每葉板心有刻工姓名者校毛板并用宋本附釋音禮記注疏同校字句小有異者甚多而孔序學疏家姓名則同攷之各史多與穎達異穎達誤也如庾蔚之見隋書經籍志前已引又梁書儒林司馬筠傳周捨議禮引庾蔚之說新舊唐經籍藝文志亦皆稱庾蔚之而穎達作庾蔚誤又沈重亦見隋經籍志又周書儒林有沈重傳又見此傳叙首北史亦有傳皆稱沈重而穎達作沈重宣誤又皇侃亦見隋經籍志又梁書

述鄭公校錄本

儒林有傳其字作侃攷侃字見說文卷十一下川部从侃从川外口部品部人部皆無侃字南史亦作侃梁書侃字不知從何而來謬甚然此傳言侃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則其姓皇甚明而穎達作皇甫侃誤又徐遵明魏書儒林有傳又見李業興傳中又見北齊書儒林傳叙首又見李鉉傳中又見周書熊安生傳中而穎達作徐道明誤又李鉉北齊書儒林有傳云字寶鼎然稱名不稱字又見此傳叙首惟周書儒林熊安生傳中嘗一稱李寶鼎其餘則未見而穎達直稱李寶鼎者殆因南北朝人多以字行故邪又熊安生周書儒林有傳此傳叙首稱熊生此泛稱非名又見北齊書儒林傳叙首

又見隋書儒林劉焯傳中北史儒林亦有熊安生傳末一段云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則此姓名甚明而穎達作熊安誤又沈文阿亦見隋經籍志陳書儒林有沈文阿傳南史同而穎達作沈文何誤

南國子監板

王貽上帶經堂集康熙十九年為國子監祭酒請修經史刻版捐子明南北兩雍皆有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刻版南監版存否久不可知國學版一修于前明萬曆二十三年再修于崇正十二年至今急宜修補云云案明南國子監十三經注疏版本予生平從未見過想已

述鄭魯校錄本

久燬

北國子監版

明北京國子監十三經注疏周易則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李長春校每卷皆以校人姓名冠於首版心云萬曆十四年末附王弼略例一卷邢璣注此經不將陸德明經典釋文散入而却又刻附於末別為一卷福建版巡按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者同而汲古閣毛氏刻則無之又別將略例刻入於其所謂津逮秘書最為可笑北監尚書亦祭酒李長春及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盛訥校第三卷則祭酒易以田一雋版心萬曆十五年毛詩則祭酒黃鳳翔承直郎司業楊

起元校版心萬歷十七年周禮則祭酒曾朝節右春坊
石中允劉應秋校版心萬歷二十一年儀禮亦祭酒曾
朝節及司業周禮賓校版心同上禮記亦祭酒田一雋
及司業王祖嫡校版心萬歷十六年左傳則祭酒盛訥
校版心萬歷十九年公羊亦祭酒曾朝節校版心萬歷
二十一年穀梁亦曾朝節及劉應秋校版心同上尚書
以下八經皆將釋文散入毛版同孝經則祭酒韓世能
校版心萬歷十四年論語亦祭酒李長春校版心同上
二經皆無釋文毛版同釋文所音孝經用鄭康成注注
疏本用開元御注則無釋文固宜爾雅亦曾朝節周應
賓校版心萬歷二十一年此雖有釋文但只存其音凡

述鄭魯校錄本

所引用古人之語盡行削去并其音亦大半皆改為直
音反切存者甚少又與他經不同毛版同孟子則祭酒
劉元震及司業楊起元又祭酒盛訥司業蕭良有校版
心萬歷十八年愚謂學術敗壞至明神宗時已極讀書
種子殆將絕矣校之是非置勿論但此刻在前毛刻出
其後五六十年號為稍精而今攷之火略皆同其釋文
之或入或不入或入而刪削亦皆同惟易別附後毛獨
無

經典釋文

武進臧琳玉林經義禱記云周顯德二年二月詔刻易
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

相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竝拙等校勘建隆三年判監
崔頌等上新校禮記釋文開寶五年判監陳鄂與姜融
等四人校孝經論語爾雅釋文上之三月李穆扈蒙校
定尚書釋文德明釋文用古文尚書命判監周惟簡與
陳鄂重修定詔定刻版頒行咸平二年十月十六日直
講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竝行從之
是書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并書
刻版景德二年二月甲辰命孫奭杜鎬校定莊子釋文
案陸德明釋文敘錄云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後范
甯變為今文集注今以孔氏為正其目載孔安國古文
尚書傳十三卷據此知陸德明尚書釋文本用古文周

述鄭魯校錄本

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皆其本也但世間
已有范甯所變今文尚書本

釋文及隋唐志皆十卷

故宋太祖開

寶五年命判監周惟簡與陳鄂重修定釋文刻版頒行
則改古文為今文非陸德明之原本矣及真宗咸平二
年孫奭復請摹印古文釋文與新定釋文竝行尚今古
文竝存今世所行尚書釋文皆是今文則為周惟簡等
改定本而非孫奭等復請摹印之本也夫兩本竝行而
一存一沒非因人情喜新厭舊之故歟是可慨矣鳴盛
謂經典釋文本自為一部首尾完具自五代及宋分析
每經各為一部逐漸校刻其後復以散入注疏而古人
真面目不復見幸而文淵閣全書三十卷復出葉林宗

影寫之納蘭成德刻入通志堂經解近盧學士文韶又重校刻

予所見有宋板周禮每句旁有圈有鄭注有釋文釋文首冠以陸曰二字無疏每卷尾列經若干字注若干字音義若干字音義者釋文也末一條云余仁仲刻于家塾余仁仲刊本見桐臺岳氏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跋云歲在戊戌重装海虞窮民錢孫保識孫保字求赤戊戌係順治十五年顧文學之達買得予從顧處一觀又有宋版左傳有杜注有釋文無疏卷首題云謹依監本寫作大字附以釋文三復校正刊行兼刊圖表於卷首春秋諸國地理圖淳熙柔兆涒灘仲夏闕山阮仲

述鄭參校錄本

猷種德堂刊段明府玉裁買得予從段處一觀予所藏宋版附釋音毛詩注疏前有毛詩正義序後有劉氏文府印叔剛印桂軒印一經堂印次毛詩譜序次卷第一有傳有箋有陸德明音義有正義然余氏周禮阮氏左傳劉氏毛詩雖均屬宋版實皆書坊所刻余既去疏而附釋文者取簡淨也劉三者兼取漸趨於備也而予別藏惠棟手校用淳化宋版本校毛版禮記正義每葉版心有刻書人姓名者云宋版無釋文則知宋版本無釋文而其後書坊傳刻漸趨完備至明始概行附入然猶或有或無或全或刪之不一

經典釋文散入九經正義周易獨不散入殊不可解其

中所引師讀疑是淮南九師之音又引三家疑即荀氏
九家所載又引王伯玉王嗣宗及李斐注漢書皆不知
何許人又引子夏傳薛虞記据姤九五正義記即傳之
義疏而德明自云虞不知何許人又引桓元之說桓元
注易從未見於他書
陸德明尚書釋文係宋陳鄂刪定非德明元本見文獻
通攷一百七十七卷經籍攷

注與釋文誤連

監板九經經用大字注字略小而亦單行疏則小字雙
行各鐫白文冠之釋文亦小字雙行每節各附注之下
疏之前其首加一小圈別之尚書舜典肆類于上帝下

述鄭魯校錄本

傳有王云馬云此誤刻釋文連入傳毛詩闕睢后妃之
德也下鄭箋之下用小字雙行刻后妃芳非反此釋文
也下文用單行刻爾雅云云一段約百餘字此俱係釋
文刻書者誤亂其例又陳風東門之池下釋文孔安國
云停水曰池云云亦誤連鄭箋儀禮第二卷士昏禮壻
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亦釋文誤連鄭注左
傳僖十五年曰上天降災云云釋文自曰上天降災以
下凡二十二字檢古本皆無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
加也誤連杜注

閻氏若璩云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引孔安國云停
水曰池不知何從得此訓安國生平止傳論語孝經二

書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流于東漢鄭得之載于此秦誓有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閻不知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云云乃陸氏釋文刻書者誤連鄭箋閻遂據以立說儀禮昏禮釋文壻悉計反云云亦誤連鄭注閻即據以為鄭注謂鄭亦有反切誤正與此同以閻之精於攷據尚有此失信乎識古之難也

張東之駁王元感

舊唐書九十一張東之傳宏文館直學王元感論三年喪合三十六月東之論駁曰孔鄭何杜之徒竝命代挺

述鄭經校錄本

生範模來喬宮牆積久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兀兀虛肆莠言請所有倚適先儒願且以時消息三年之喪鄭王異說論者多是鄭非王而王元感獨主三十六月則鑿空妄造豪無據依者也張東之所駁九足為後學之戒孔鄭何杜謂孔安國尚書傳鄭康成毛詩箋三禮注何休公羊傳解詁杜預左氏傳集解也於其本朝正義所定九經注僅取四家者毛萇統於鄭穀梁以經小略之也孔安國乃偽本左傳應用服虔事屬已成眾口一辭惟有超世之識者乃能辨之未可責東之以獨立不懼若王弼周易遵用已久東之特點去不用其識亦可云卓矣抑三年之喪於易無涉

故不舉而黜小王東之尚未必能爾乎

七經孟子攷文補遺

日本下毛野參議遺址有足利學多藏書紀州人山井鼎一姓神字君彝偕其同里人根遜志字伯修者往探得古本七經孟子乃彼土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自中華齎往是衛邑未改從俗字之前本也鼎乃誤為攷文三十二卷郡山教官物茂卿為序鼎書既成為西條侯府掌書記又有東都講官物觀字叔達者與后之清平義質本晟為之補遺

古書多亡於永嘉

經典釋文云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

述鄭公校錄本

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按魏書儒林傳叙首云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羣凶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觀戎馬之跡禮樂文章埽地將盡隋書儒林傳敘首云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姓交爭經籍道盡德明云云謂立學已久者盡亡而魏書隋書九明切隋經籍志亦云歐陽大小夏侯並亡於此時詳見後案附後辨

朱子但言九經疏

蜀相母音昭裔取唐九經本刻于成都未究而國滅但有易詩書左傳周禮儀禮禮記孝經論語爾雅十經宋皇祐中田況補刻公穀二傳宣和中席益又刻孟子參

焉蓋十三經之名始於此矣而蜀地僻遠石經不甚傳
中土雖曰十三經朱子未嘗用也大全文集十三延和
奏劄七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
版本九經注疏又十六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一臣熹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國子監九經注疏一條內
稱太宗皇帝嘗詔以國孟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
今乞仍詔國子監將印版本九經疏給賜本洞

十三經注疏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云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
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
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

述鄭參校錄本

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
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我明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
崇推孟配孔尊崇實始程朱顧謂十三經注疏之名至
明始立確甚蓋孟子自在諸子自王安石妄欲比孟孟
始尊矣席益所為刻也然學者猶但知九經至南渡後
四書之名立其勢有不可不進為十三經者趙岐注不
成注而邵武士人疏嫁名孫奭更不成疏朱子固力辨
其妄要不能廢至明遂彙刻為十三經注疏

鄭康成總解經之書

鄭康成作六藝論六藝者易詩書禮樂春秋也書已亡
散見各經疏及唐以前書引者尚多

六藝論方叔機為
注見禮記正義卷

首今海寧陳鱣仲魚輯本存許慎作五經異義每舉經中諸儒異同條列之次加謹案二字則許評斷語鄭康成作駁五經異義每舉異義一條次加元之聞也則駁語書已亡散見各經疏及唐以前書引者尚多經疏所引每云鄭氏無駁則知鄭之遵許亦不少

鄭康成弟子從問疑義逐條記錄名曰鄭志其弟子之名見各疏中所引甚多而曰趙商曰張逸二人為之冠又有鄭記似即鄭志之類而其體不知如何分別二書皆亡散見各經疏及唐以前書引者尚多有王聘珍江西建昌南城人乾隆己酉選拔貢生曾至吳門見訪自言采集鄭志成一編予未見

述鄭志校錄本

采集羣書引用古學

古學已亡而後人從羣書中所引用采集成編此法始於宋王應麟周易鄭康成注及詩攷刻埶玉海後管者吾友惠徵士棟仿而行之采鄭氏尚書注嫁名於王以為重予為補綴并補馬融王肅二家入之後案并取一切雜書益之然逐條下但采其最在前之書名注于下以明所出如此已定若宋元人書亦為羅列徒以炫博予甚悔其蛇足而書已行世不及刪門人嚴蔚豹人采集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三卷所采家數自服虔賈逵劉歆以下約如千家豹人如有遺漏實能補之誠為有功若哀六年引夏書維彼陶唐六句今在尚書五子之歌

以為太康時而本疏云賈服孫杜皆以為夏桀之時豹人既引本疏足矣而尚書疏卷二堯典篇目下疏亦云賈逵服虔注左傳亂其紀綱云夏桀時豹人未之及也此等如必重累而注之無益於事徒然炫博費筆墨煩賄記亦何為哉予既突余蕭客之陋又深悔已之未免於陋舉此一條為例戒後人集古者勿蹈此至於襄二十九年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見史記吳世家注豹人既引但周南關雎序疏以此句屬服虔豹人未及雖服用賈語但左傳服為主此類却不妨重累舉之豹人嫌初刻有漏補緝重刻今觀二刻皆無此條若昭二十四年引太誓紂有

述鄭魯校錄本

億兆夷人杜預云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疏但舉偽孔安國太誓注夷人謂平人為孔杜異解他無所及尚書疏却言左傳服虔注以夷人為夷狄之人杜預攘竊服注極多而忌其名重擯黜不數最為無恥昧心此條初刻重刻亦皆漏却服虔此類則必不可不補者杜之竊服甚多不能備見舉一二以為例

尚書多士疏云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邠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改襄二十九年左傳吳札觀樂歌邠鄘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疏云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

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
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
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
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為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
逵馬融之徒皆以為然故杜亦同之左傳此疏雖不引
賈注然亦言賈逵以為然若多士疏云云則的係賈左
傳注且左傳疏引漢志於封弟康叔下刪遷邶鄘衛之
民于雒邑句賴多士疏方知此句出賈逵且并知下文
又有分衛民為三國句則漢志亦無竊謂班固與逵雖
同時而逵稍在前据後漢書逵於顯宗永平中已獻所
作左傳解詁若固初書則於永平中方始受詔作之至

迷鄭參校錄本

章帝建初中乃成書出賈書之後約二三十年志文同
於賈注者乃固取賈非賈用固抑又思邶既紂子武庚
所封鄘乃首倡逆亂連結武庚之管叔所封蔡叔但從
之而已故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其罪大有重輕想邶鄘
民皆從亂即所謂殷頑民也是以遷之於洛而虛其地
衛民則不遷康叔盡得三國地而民則但得衛一國民
其情形如此漢以下討叛平亂遷其民事見史者甚多
皆法古也嚴初刻重刻於賈注此條皆漏再攷毛詩邶
鄘衛譜疏服
虔注左傳亦與賈同而彼疏引服注又多邶在紂都之
西一句嚴亦不采毛詩譜疏予尚書儒也專就記憶熟
者攷如石他
經未暇詳及
偶見宋傳寅禹貢集解於荊州色匪青茅引鄭注菁蔓

菁也此乃鄭周禮注本疏因偽孔以菁茅為二物故引此說之疏明言鄭以菁茅為一傳寅乃誤以鄭周禮注為尚書注又妄改莫菁為蔓菁近人余蕭客遂据傳摭入古經解鉤沈書此以為學者好古而不知所擇之戒各疏中所引也經注非明眼不能採取如周禮第二十章春官天府疏采鄭康成尚書顧命注云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愚案王肅注以大訓為虞書典謨偽孔傳同而鄭云禮法先王禮教典謨非專說禮也先王多矣不特虞也鄭意明明與王孔異且又不云典謨之類而云即此是也此必賈公彥混取孔傳攙入鄭注中殊不知王肅有心動與鄭違偽孔專取王注

述鄭參校錄本

故以虞書實大訓而豈可攙雜乎近日余蕭客輯漢人經注之止者為鉤沈有本係後人語非漢注因貪多妄摭入者有本是漢注誤以為非反割棄者書不可亂讀必有識方可以有學無識者觀書雖多仍不足以言學

識緯

緯書者經之緯也亦稱識劉熙釋名以為識織也其義織微秦語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籙圖此似緯之始也而張衡則云自漢取秦莫或稱識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蓋其說盛於王莽是以書正義云秦焚書後羣言競出緯文鄙近不出聖人通

人改正謂起哀平據此則似緯書槩不足信矣然如周易乾鑿度實夫子之微言鄭康成注特為精確欲通易者舍此無由凡若此等必非哀平閒人所能偽造當七十子之徒漢初脫秦火之厄而復出者也光武尤加敬信故東漢以緯為內學如夏侯湛稱東方朔研精圖緯蔡邕稱郭有道探綜圖緯皆是也隋志謂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後又重其制隋高祖禁之愈切煬帝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禁之自是無復其學然禁緯不始于宋漢之末世已禁之故鄭康成箋詩注禮多稱說正義以為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又引鄭志答張逸問為證而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亦云然惟

述鄭參校錄本

是上雖禁之而當時傳習者多故晉泰始三年禁緯而禮志所列仍有天皇大帝五帝名後魏太和九年禁緯而祀典亦有天皇大帝五帝名東平王蒼所校郝萌所撰宋衷所注南北朝文士每多援引宋均注易緯九卷詩緯十卷禮緯三卷樂緯三卷春秋緯三十八卷論語緯十卷孝經緯五卷鄭康成注書緯三卷詩緯三卷猶載於唐藝文志予嘗攷之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合四十五篇七經緯三十五篇合河洛七緯為八十篇七緯篇名見後漢方術樊英傳注謂易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禮

含文嘉稽命微斗威儀樂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
援神契鉤命決春秋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
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孝佑助期握誠圖潛
潭巴說題辭也此外散見羣書者易有天人應書有洛
罪級禮有記默房瑞命記樂有五鳥圖孝經有中黃讖
威嬉拒左右握雌雄圖分野圖內事圖春秋有命歷序
少陽篇玉版讖孔錄法揆命篇則皆七緯之小篇名矣
李尋云六緯不數孝經耳河圖九篇洛書六篇李鼎祚
周易集解所載康成注尚舉之益其正篇也三十篇則
支別也今散見羣書者河圖二字有叶光視萌絳象玉
版龍文考鉤龍魚三字有握拒起真紀鉤記命符挺佐

述鄭玄校錄本

輔稽耀鉤帝通紀帝覽嬉括地象始開圖闔苞受赤伏
符會昌符合古篇提劉子秘微篇錄運法洛書有靈准
聽甄曜度摘凶辟寶號命錄運期或正或別今皆不能
辨矣又有論語讖在七緯之外篇名有曰陰嬉曰撰考
曰崇爵曰紀潛曰摘衰聖曰摘輔象曰承進誠若夫緯
書有緯有候緯則諸經之緯候則尚書中候是已案璇
璣鈴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
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
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考中候篇名曰勅省
圖三皇五帝事也曰運衡曰握河紀堯事也曰考河命
堯及舜事也曰稷起稷事也曰契握契事也曰雒予命

湯事也曰我膺瑞曰雒師謀文王事也曰合符后武王
事也曰準織哲齊桓公管仲事也曰霸兔五霸事霸把
也把天子之事也曰覲期秦事也曰苗典聖人苗裔興
起也曰摘雒貳曰儀明不知何指其篇數可考者後漢
曹褒傳注引宋均云堯巡於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
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凡三篇在中候也則
知考河命有三篇其餘不可知矣此外又有曰神靈圖
曰孔子有雒讖曰五帝鉤命決圖曰孔老讖曰老子河
洛讖曰尹公讖曰劉向讖曰堯戒舜禹曰孔子王明鏡
曰郭文金雄記曰王子年歌曰嵩高道士歌曰孔子閉
房記蓋雜緯也以上諸名皆予從羣書采獲者也歐陽

述鄭參校錄本

永叔欲取九經正義刪去讖緯果爾古義將喪幸而其
言不果行後諸緯竝亡惟乾鑿度存近日始復從永樂
大典中抄出稽覽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并
乾鑿度共得六種而易緯幾全又別有乾元序制記其
名雖似未見於經史然馬氏經籍考陳氏書錄解題皆
言之以上七種幸皆有鄭康成注洵儒林之鴻寶也拘
儒之論以康成注經引緯痛加詆訶然朱子論語集注
用馬融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乃禮含文嘉
文詩集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乃易乾鑿
度書考靈曜洛書甄曜度文未嘗以為朱子之病何獨
責康成哉摯虞文章流別論云緯候之作雖非正文之

制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劉勰文心雕龍云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鉤識歲甦無益經典有助文章是以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愚謂摯劉皆文人不通經故其言如此緯雖無益於經康成所注皆有益後之學者宜研究之

後漢桓譚傳光武時譚上疏曰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可不抑遠之其後會議靈臺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又鄭興傳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識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識又尹敏傳世祖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識敏對曰識書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詞恐疑誤後生此漢之不信緯者為其

述鄭玄校錄本

雜以偽耳若張衡闢緯語已引見上亦出後漢衡傳衡雖不信而又云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則知稽覽圖等衡未嘗不信也又李賢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凡八十一篇也上文据樊英傳注五經與樂經孝經共七凡緯三十五如衡傳注則六藝之緯三十六比英傳注多一篇似以衡傳注為正衡闢緯甚力尚信八十一篇况桓譚輩乎且曹褒傳褒撰次漢禮雜以識記沛獻王輔傳輔好經書及圖識則知識緯之在漢通儒無不習之至於劉勰稱仲豫者荀悅也又言荀悅明其詭誕而悅傳竝無以緯為詭誕之說

易通卦驗卷上天地成位以下兩節見賈公彥周禮疏
序所引緯文及鄭注皆與此文互有不同大約賈所引
乃唐初之本是也若近儒馬驥繹史孫穀古微書所引
亦今本異則不足信

述鄭參校錄本

蛾術編卷三

東吳王鳴盛說

說錄三

周易十二篇古本

漢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
十二篇孔穎達周易疏云十翼孔子所作先儒更無
異論上彖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
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
案上下經者上經自乾至離三十卦之卦辭爻辭下
經自咸至未濟三十四卦之卦辭爻辭也伏羲先畫
八卦名之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而又系以消息兩

言又因而重之遂為六十四卦春秋

年疏云

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此必七十子之微言大義隋唐間尚有存者故左傳疏引之然伏羲惟有十言而已猶未作卦辭爻辭也文王乃作卦辭於乾曰乾元亨利貞於坤曰坤元亨至安貞吉等云云是也又作爻辭於乾曰初九潛龍至无首吉於坤曰初六履霜至利永貞等云云是也分為上下二篇是為經也孔子作傳十篇傳以翼經故名之曰翼上彖一下象二者於乾曰大哉乾元至乃利貞於坤曰至哉坤元至應地無疆等云云所以翼上經三十卦之卦辭為彖上傳於咸曰咸感也至

述鄭公校錄本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等云云所以翼下經三十四卦之卦辭為彖下傳也上象三下象四者於乾曰天行至不息又曰潛龍勿用陽在下至不可為首也於坤曰地勢至載物又曰履霜堅冰陰始凝至以大終也等云云所以翼上經三十卦之爻辭為象上傳於咸曰山上有澤至受人又曰咸其拇志在外至滕口說也等云云所以翼下經三十四卦之爻辭為象下傳也上繫五下繫六者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為繫辭上傳八卦成列至失其守者其辭屈為繫辭下傳是也文言七者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攷文言元者善之長一節係左傳襄九年魯穆姜筮遇艮之

隨而為隨元亨利貞說其義如此後十五年而孔子始生則似善之長云云不得為孔子之言故梁武帝以為文王所制若然則初九以下設為問答而稱子曰者豈亦文王所制乎是知文言者謂乾坤二卦之卦辭爻辭古本稱孔子此篇傳為文言傳未嘗直稱文言也六十四卦之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皆是文言但乾坤二卦苞括全部易理孔子以彖傳象傳意有未盡抽出二卦別為傳一篇故名文言傳舜好問好察邇言孔子祖述堯舜取穆姜之言以釋經何不可乎自初九以下六爻每爻皆設問答以釋之而其下自潛龍勿用下也以下又反覆申之坤之文言傳

述鄭公校錄本

較乾可略故坤至柔而動也剛一節通說坤全卦其下積善至地黃凡五節自初六至六五逐爻釋之而止不如乾之反覆衍繹而其餘卦則并略不說也說卦八者昔者聖人至為妾為羊是也序卦九者有天地然後萬物生至未濟終焉是也雜卦十者乾剛坤柔至未是也

重卦不始於文王伏羲已有

司馬貞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始畫八卦炎帝神農氏遂重八卦為六十四卦易疏卷首冠以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謂鄭康成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又言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皆非是惟

王輔嗣以為伏犧重卦為確攷乾鑿度云垂皇策者
犧詳觀乾鑿度之文明是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為
六十四卦康成注乾鑿度必不以重卦為出神農顛
達欲推重王弼故誣康成也左傳疏云伏羲作十言
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似伏羲於八卦外
惟增消息二字然未可泥

爻辭非周公所作

伏羲畫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辭爻辭孔子作十翼故

乾鑿度通卦驗歷數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

漢藝文志

易更三聖韋昭音義說同參同契云伏羲畫卦文王演辭夫子庶聖十翼輔之三君天挺迭興御時馬

融陸績云爻詞周公作只言三聖以父統子業者非

述鄭公校錄本

也說者皆以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王弼以為岐
山之會疏實以文王攷此爻苟爽以巽升坤上據三
成艮巽為岐艮為山王謂五竝無文王之說又既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西鄰文王東鄰謂
紂攷此爻虞翻以泰震為東兌為西坤為牛震動五
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青為陰所乘故不如西鄰
禴祭竝無謂文王與紂之說王弼亦無此說惟崔憬
有之何足據若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謂武王觀兵
後箕子方囚奴文王不宜豫言則箕子實當作茲茲
此孟喜之說趙賓述之施讐深正賀疾喜并及賓班
固不知而譏之馬融又因彖傳有箕子以之遂從作

箕子其實非也

詳惠氏棟
周易述

禮記禮運疏云易歷三古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則伏犧也昌則文王也孔則子孔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周秦先漢並無周公作文詞之說

說卦三篇非河内女子所得漢初已有

隋志以說卦三篇與書太誓一篇同為宣帝時河内女子所得此說蓋本之後漢王充論衡其實非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太誓後得不指何年然太誓自漢初即已有之婁敬說高祖即引其語董仲舒對策

述鄭參校錄本

又引之說卦三篇既與同得則其非宣帝時可知史記世家已有說卦之名則司馬遷已見之漢志易十二篇下即云施孟梁丘三家然則經二篇十翼十篇施讐孟喜梁丘賀已如此是漢初已有歐陽永叔疑十翼之名起于後世宋儒多不信說卦三篇元俞琰至以序卦禘卦之名始于韓康伯妄甚不足辨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漢志無隋志載有二卷其引于孔穎達疏者如泰上六城復于隍云隍城下池也咸九五咸其脢云在脊曰脢遯上九肥遯云肥饒裕也四五雖在于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無

應于內心無疑顧是遜之最優故曰肥遯夫九五莧陸夫夫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始九五以杞包瓜疏云子夏傳作杞匏瓜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杞性柔韌宜屈撓似匏瓜井九二井谷射鮒云井中蝦蟆呼為鮒魚也六四井甃云甃亦治也以塼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為甃其引于李鼎祚集解者如乾元亨利貞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利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初九潛龍勿用云龍所以象陽也比卦辭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垂爭今既

述鄭參校錄本

親比故云比吉也蠱卦辭云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陸德明釋文所引尤多今不

具載

春秋秦晉戰于韓傳疏引子夏易傳云輓車下伏兔也攷小畜三云輓脫輓大畜二云輓脫輓

大壯

四云壯于大輿之輓未知此傳在何條小畜疏又引子夏傳云輓車劇也劉肅大唐新

語云開元初左庶子劉子元奏易傳非子夏造請停

藝文志易有十三家無子夏傳子元爭論頗有條貫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易傳議曰按漢書

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至梁阮氏七錄

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

書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

事殊墮刺者矣夫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

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為疑司馬貞易傳議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時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今所傳本多至十一卷蓋又是趙宋人假託并非穎

述鄭參校錄本

達鼎祚德明司馬貞子元所見者矣通志堂彙刻經解以此為全書冠無識之甚

孟喜京房之學

孟喜京房之學漢儒林傳多誣善之詞詳見予十七史商榷第二十七卷茲不贅

兩漢以來七十子之學惟孟喜獨得其傳其說易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為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數內辟卦十二謂之消息卦乾盈為息坤虛為消其實乾坤十二畫也孟喜傳之京房有八卦六位圖又有世應遊歸飛伏之說

京房易傳

京房易學今存者有易傳三卷所說者世應飛伏遊歸乃卜筮家所用今之用錢代著以占吉凶唐以前已如此出於京氏易傳也

此非隨經訓釋解詁之書也漢藝文志云漢興田何傳易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列其目則云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為一條此上一條列雜災異曰災異則為占休咎設疑易傳在此一條中此下一條列章句則但云施孟梁丘各二篇不言京氏是京無章句即其發首第一條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古經注不相附故發首但列經然此

述鄭公校錄本

下亦但云施孟梁丘三家不云京氏京為孟喜門徒其經必與施孟之本同乃不列其經者意其未嘗順文解釋以作章句故七略中不數之而班氏從之然則京房無章句甚明乃隋經籍志突有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十卷未詳

釋文云阮孝緒七錄云十二卷

兩京房

前漢有兩京房皆治易其一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事梁人焦延壽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元帝以為魏郡太守為石顯所譖誅有傳又見儒林傳其弟子有任良姚平殷嘉乘宏其一為淄川楊何弟子為太中大夫梁丘賀從受易出為齊郡太守宣帝時聞京房為

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見儒林傳師古以為別一京房非延壽弟子是也劉向校書以為諸易家皆祖田楊惟京氏異今君明易傳存梁丘賀之師其學無傳

鄭氏周易

王應麟集鄭氏周易卷下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注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出書正義案經典釋文卷三尚書序引鄭康成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與正義異王氏失采當於此條之下用小字夾注經典釋文作云云

虞翻之學祖述孟氏其例最密

三國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與少府孔融書

述鄭玄校錄本

并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臣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裴松之注引翻別傳翻初立易注奏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繆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挑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挑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

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輒悉改定蓋翻之自負如此而翻之易於例為最密闡孟易者非翻其誰翻所作周易注九卷載隋志者至宋而亡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采虞注獨備

周易古本王弼所亂以為費鄭者非

周易古本就漢唐人說繹之其次敘可以想見漢靈帝熹平四年所刻石經蔡邕書者亡已久矣唐文宗開成二年所刻石經今現存西安府儒學吾友畢尚書沅曩為陝西巡撫搨以見惠今據以勘毛氏汲古閣十三經注疏本無甚大異取彖傳分散入經文每

述鄭參校錄本

卦卦辭之下次却將象傳每卦中第一節總說一卦之象者升居經文爻辭之前次以爻辭而又將象傳分散入每卦每爻爻辭之下然後次之以繫辭等於歐陽氏修為之說云漢易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原出費氏費氏興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朱子晦菴記嵩山晁氏字以道說卦爻象說亦謂古經始變於費氏攷漢儒林傳費直治易亡章句徒以象象系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言亡章句則知直未嘗自為書以傳解經者乃口說其義耳非亂其本也且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

費氏經與古文同中古文即魯共王壞孔壁所得藏在祕府者乃古經真本夫子所手定者獨費氏本與之合則費本之善可知安有變亂古經之事三國志魏高貴鄉公紀問博士淳于俊孔子作彖象鄭康成作注今彖象不與經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玩此則鄭氏經注各為一本經不連而注連之隋書口口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馬融為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注自是費氏易大興費氏易既合於古文鄭篤好古學而傳之雖作注別有簡便之本以為講授必自有古經元本也惟孔穎達疏云夫子所作象辭元

述鄭公校錄本

在六爻經辭之後王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據此則合傳於經盡廢十二篇之舊實出王弼穎達作疏時鄭注具存猶目睹之如果改古本出於費鄭穎達何以專歸之於弼乎

弼雖合傳於經而獨於乾卦爻辭之下不附以象傳仍聚一處列於自強不息之後與他卦異蓋以此稍存古本舊觀然全經之顛倒錯亂已甚此區區者何足存古乎且以文傳言附乾坤二卦後而向之在繫辭後者今乃升六十四卦之首矣其輕肆自用不已妄乎且不但移其位置也大哉乾元上彖曰二字天

行健上象曰二字元者善之長上文言曰三字及自坤至未濟諸卦每爻附象傳皆有象曰二字凡此等皆王弼所增加古本無也

王弼韓康伯注

隋經籍志周易十卷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又周易繫辭二卷晉太常韓康伯注晉書韓伯傳伯字康伯不言其注周易繫辭略之也攷南齊書陸澄傳與王儉書曰王弼于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乃魏志鍾會傳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傳曰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

迷鄭公校錄本

衍義而今韓康伯注繫辭屢引弼語是弼雖不注繫

辭而另有大衍義今不傳矣宋程子伊川易傳張子

易傳皆不注繫辭等傳然伊川每卦前冠以序卦傳既取序卦則非不信繫辭者特未暇及耳

王弼乾文言注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二語本京房

易傳說旅卦之詞

唐郭京作易舉正自言得王韓手寫傳授真本與世行本不同者舉而正之凡一百三條其實皆京妄為之以欺人所云得王韓手寫本者安有此事毛氏刻入津逮秘書可云無識

三國志鍾會傳山陽王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裴松之注略言曹爽

以弼補臺郎正始十年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
亾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案正始十年四月改元嘉
平是年為己已然則弼生于黃初七年丙午又弼之
父業業之父覬覬為劉表之壻業即表之外孫族父
祭仲宣之子以反誅業為祭後

弼又作周易略例邢璣為注新唐書肅宗紀初封陝
王性好學元宗遣賀知章等侍讀左右中有邢璣名
又王鉷傳鉷弟鐸與邢綽善綽鴻臚少卿璣子也注
易略例者未知即此人否鉷鐸死天寶十一載

朱子所定古本宋元已亂不始于明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云周易經二篇傳十篇自漢以

述鄭參校錄本

來為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
爻之下程傳因之及朱子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
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
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
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
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
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古文仍復
穀亂彖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
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
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又削
去上者經之上篇六字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

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可以例推云乃文言傳條下義今乃削文言傳三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遂即監版傳義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詩書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為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

述鄭公校錄本

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為也愚謂顧氏此說亦非也易為王弼所亂然以班志孔疏攷之古本了然可睹此有何難晁以道呂伯恭紛紛自居復古之功已為可笑顧乃反誣費鄭以亂經之罪豈不謬哉朱子本義雖用古本與程傳異身沒未久而門人節齋蔡淵伯靜已變其例及理宗寶祐中有天台克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傳義附錄將程子傳與朱子本義合為一而大變朱子之本元文宗天歷時鄱陽董氏刻用天台董氏本而小有不同以上參用王懋竑朱子年譜攷異戴震經攷說予今購得周易程朱傳義十卷卷首題伊川程頤正叔傳晦菴朱熹元晦本義

東萊呂祖謙伯恭音訓每卷皆三賢竝列卷首冠以易圖八及卦變圖題曰朱子集錄末附朱子筮儀一篇有長方墨印記云至正丙戌良月虞氏務本堂刊丙戌係至正六年乃元順帝之十四年也其書兼載傳義并附音訓而經文次第則與今流俗書坊至惡之本全無別異所小不同者惟上者經之上篇六字未刪而已然則朱本宋元已亂不但與後來士子無涉亦并非修大全者所改顧說殊為不確且晦菴易解全依邵堯夫既非古義又何古本之有顧氏之學切實不浮百餘年來未見其匹然限於時風衆勢未能免俗故議論如此

述鄭堂校錄本

惠氏易

惠氏士奇字天牧號半農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力宗古義所著易說獨得漢易之傳子棟字定宇號松崖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恨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老氏之虛元而漢經師之業不存也於李鼎祚集解取虞翻之說以上溯孟喜推明卦氣衍以納甲作周易述二十卷其第七卷下經自鼎卦以下闕第八卷全闕第十卷彖下傳自鼎卦以下闕第十四卷象下傳自鼎卦以下闕第二十一卷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竝闕門人江藩號鄭堂補之然後虞氏之說明而孟氏之學亦卓有端緒其周易

述好事者已刻之而補則尚未刻也又別譔漢經師說易之原流作易漢學七卷曰孟長卿曰虞仲翔曰京君明曰鄭康成曰荀慈明其意以虞氏易即孟氏易京雖親受業於孟而書已失傳故反次於虞鄭注易最在後老耄昏忘道塗倥偬故不能密也荀爽寂後出而推闡獨精故特進之附於五家之末又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皆已刻而微言等繁其名稱宜歸併省語亦輾轉抽演反有入於多岐者明堂與禘應讓鄭氏專家強說亦無取

周易述增改經字頗多如乾九三夕惕若厲若下增

述鄭公校錄本

夤字辨別見履卦爻詞增利貞二字惠云據荀爽注有此二字攷荀注見李鼎祚集解云六三履二非和正故言利貞也竊謂利和貞正也非和正則不利貞矣荀注當云故不言利貞也傳寫誤脫不字惠誤據而增繫辭作易者其知盜乎作改為歛期將至期改其此二條集解石經元板皆與今本同惠改亦非

迷鄭公校錄本

述鄭公校錄本